



热闹阿勒泰

◎徐宜田

自从《我的阿勒泰》热播后，阿勒泰的旅游持续升温。多少人来到阿勒泰，急切地要去彩虹布拉克看一看，要看看文秀家的门市部，要尝尝她家卖的碰碰酒，要寻找一下英俊少年巴太在哪里……

因为喀纳斯，阿勒泰的旅游其实很早就起步了。巍峨连绵的阿尔泰山脉、风景秀丽的喀纳斯风光、蒙古族图瓦人生活的禾木……让阿勒泰成为了外地人神往的地方。前几年，这里夏季人如潮涌，喀纳斯每天的游客接待量达到4万人次；这几年，禾木的冬季开始大受欢迎。小木屋、路边凝视你的狐狸、两米厚的积雪，让喜欢探奇、喜欢浪漫的少男少女们，不远万里，踏着冰雪、坐着马拉爬犁也要来到这里小住几日。他们围着火炉、喝着奶茶、吃着飘香的手抓肉。他们从小木屋的屋顶滑下，或者跳向地面厚厚的积雪，如果有胆大的头朝下扎进雪堆，肯定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把他“挖”出来。

吉克普林、可可托海和将军山三大滑雪场优越的天然环境，让无数滑雪爱好者认识到，这里是理想的滑雪之地。加上春节长假来阿勒泰的人更多了。朋友曾说，他们在将军山滑雪场附近的房子，秋天时就被准备来阿勒泰滑雪、过春节的人租用了。

在将军山滑雪场、在吉克普林滑雪场，在阿禾公路上，在禾木、在可可托海，到处都是远方的客人。他们或在雪道上飞驰，或在窗前欣赏着外面的美景，或几个同伴走在一起谈笑风生，或豪迈地举杯畅饮。

春节前夕，我家还来了贵客，那是一对年轻夫妇，是我在上海结识的朋友。我出差到上海，在外滩黄浦江边，想和著名的东方明珠合个影，就遇见了他们——那时，他们还是一对情侣。我请他们帮忙拍照，我也帮他们拍，有意思的是，我们都是那种“见面熟”的人。边逛外滩边闲聊，发现他们对新疆阿勒泰挺感兴趣，一直问这问那。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他们是准备到阿勒泰度蜜月。

想不到，这个春节长假，他们真的来阿勒泰了，还拜访了我这位新认识的朋友，给我送来了喜糖。小伙子兴致勃勃地说：“我们乘飞机，从上海直飞阿勒泰，入住好酒店，就找到这里了。阿勒泰的粉雪好有名气啊，阿勒泰的酒店高大上，你家门口还挂着红灯笼，好喜庆！”

客人的一番赞美，把我们一家人都逗乐了。知道他们要在阿勒泰过年，妻子说：“大年初一，就不要去山上滑雪了，早上来家，吃春卷、汤圆，这不是你们上海人的习惯吗？中午，我们吃手抓羊肉加面片，这是完完全全的民族风。晚上，我们吃火锅，蛋饺肉圆、鱼丸子都做好了，我们一起过大年！”我也说：“年初一下午，我再陪你们到街上逛逛，阿勒泰风情街年味很浓很热闹，不会输给上海的南京路……”

我们一家给客人安排的又吃又玩的计划，听得这对新婚小夫妻红光满面，连声道好。这时，妻子的奶茶已经烧好了。“来，请喝上一碗奶茶，放点酥油，与我们一起品味阿勒泰美好、热闹的春节吧！”



赞阿禾公路

◎娜孜叶尔克·马丁

阿禾路嵌金山中，雪都盛景韵无穷。
源起远古滑雪梦，丝路新程一脉通。
国道织连如锦绣，六八一号展豪雄。
串起三方通衢道，黄金大道傲西东。
春日花翻彩浪，夏日碧野冰清风。
秋来画卷斑斓绘，冬雪皑皑映碧空。
踏上此途亲日月，天人契合意融融。
戍边卫士守安谧，护路贤才累亦崇。
修路人怀坚毅志，辟开坦径建奇功。
路畔民居盈喜乐，各族同梦共欢容。
牛羊食就灵仙草，佳味唇唇故事浓。
阿禾恰似腾飞蝶，越岭穿林气势汹。
首起禾木仙乡畔，身峻峻岭势如龙。
峰光闪烁兰兰水，须探千村万巷融。
尾落将军山脚下，清泉作伴韵悠长。
朋友且歌尝乳酪，茶香满溢乐由衷。



山中骄子·雪上精灵

——记国家运动健将、滑雪运动员叶尔扎提·胡扎依尔

◎将军山，这个扛着“人类滑雪起源地”大旗的滑雪场，已经名扬四海、家喻户晓，成为国内和自治区滑雪比赛相关赛事的重要场地，也是休闲滑雪的重要打卡地。2006年《阿勒泰宣言》发布之前，世人对“人类滑雪起源地”知之甚少，更不知道将军山往东30千米左右的墩德布拉克洞穴彩绘岩画，就是“人类滑雪起源地”的重要佐证。我曾问过叶尔扎提·胡扎依尔：“那会儿滑雪时，你可知道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起源地’？”其给出的答案与我已知的时间大体一致。然而，却不知道滑雪起源地，从没影响阿勒泰的滑雪运动和热爱滑雪的青少年——因为他们知道将军山、知道萨尔阔布，这里才是他们实现梦想、了解世界的出发点。

——达柯

【雪场显身手，雄鹰展翅飞】

上世纪70年代，阿勒泰群众性冰雪运动真正兴起的火热时期。冰雪运动逐渐走向正轨，在林鸿鑫、麦吉提、孙继林、铁木尔汗等一代人的努力下，阿勒泰的冰雪运动员相继走出阿勒泰，走进新疆队、亮相全国乃至国际赛场。

当时的阿勒泰城区，还没有标准的滑雪场，地区体委业余体校也没有成立，只能集中部分教练员、中小学体育教师，利用中小学课余时间开展滑雪训练，发现苗子、培养人才。

那时，在校生成没有课业负担，课余时间，孩子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滑雪、滑冰、滑冰车，但装备极简，多为手工打制。叶尔扎提·胡扎依尔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高瘦瘦的身材，并不显山露水。

1962年2月16日，胡扎依尔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困扰的胡扎依尔，看着这个细胳膊细腿的小乖宝，希望他能健康成长、早日成才，因此，特意取了个大气的名字叶尔扎提（意为“男子汉”）。这个在白雪皑皑的冬天出生的孩子，命里注定是要与冰雪为伍的。2月是叶尔扎提的吉祥月，后来他所取得的成绩，也都在这个月份。正像这样的姻缘，44年后，《阿勒泰宣言》诞生在了这座小城。

全国唯一城市中的将军山滑雪场成型于1978年。此前，山城阿勒泰四周大大小小的山包，都是孩子们的滑雪场，将军山以它的野性和高度，成为了胆大孩子的乐园，扛着雪板爬上去，一溜烟滑下来，感受的就是那种风驰电掣的快感。凭着无数次的摔打和坚强的毅力，经过几年的磨砺，叶尔扎提在这里练就了强健的体魄和过硬的本领，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小朋友们的“领军人物”。他曾说：“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新疆，滑到全国赛场。”

【只要肯攀登，山高我为峰】

1978年2月，16岁的叶尔扎提代表新疆队参加在吉林省举办的全国青少年滑雪比赛，获得速度滑降第十八名、大回转第十九名的成绩，这是历届新疆滑雪运动员参加比赛中首次获得的好成绩。

1979年2月，他在黑龙江省尚志市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青少年组滑降比赛中位列第五，获得铜牌，这是新疆运动员首次进入全国前六名。

叶尔扎提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组织的肯定。1979年8月，17岁的他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委员。

1980年2月，在吉林省通化市举行的全国青少年冬季滑雪锦标赛中，叶尔扎提获得滑降第二、大回转第四，摘得银牌和铜牌。

1981年2月，在黑龙江市亚布力滑雪场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滑雪比赛中，他力克群雄，获得滑降第一、小回转第二，摘得金、银牌。

1982年2月，在吉林省参加全国青年组滑雪比赛中，获得速度滑降第二名、大回转第四名。

1983年，在吉林省通化市全国成年组滑雪比赛中获得滑降第六名。

1984年2月，在吉林省通化市举行的全国成年滑雪锦标赛中夺冠，这是新疆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获得的最好成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叶尔扎提全身心投入训练，由于地区夏季训练条件有限，每年都随队奔波在黑龙江、吉林两省的训练馆之间，轮滑、越野长跑等严酷的训练，让他的意志更加坚定。

1984年，叶尔扎提被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授予“运动健将”称号，并颁发了证书和奖章。

1985年1月25日，被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一级奖章”。

1985年1-3月，作为中国集训队队员赴日本研修、比赛，这是叶尔扎提第一次迈出国门。上世纪80年代，能够出国研修、比赛，对从小生活在阿勒泰这座小城的哈萨克族小伙子来说，那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研修期间，高科技的辅助训练、科学合理的时间安排和膳食结构以及敬业吃苦的体育精神，让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现代化的训练方法、掌握了现代滑雪的技巧。

1985年4月，叶尔扎提被自治区授予“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称号。5月，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授予“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甲归田园，接力有后人】

1987年7月之后，叶尔扎提由专业运动员转岗为教练员并担任地区体委体工队副队长；1989年完成哈尔滨体育学院学业，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掌握的滑雪技术、技巧，全部用于培养新运动员的教学工作。经其培养的队员在国内大型赛事中，均取得好成绩，为家乡阿勒泰增了光。

叶尔扎提作为少数民族有突出贡献的运动员被收录于《中国体育年鉴》（1993精华版）人物简介，《中国体育报》《新疆日报》《亚洲中心时报》《阿勒泰日报》《阿勒泰春光》等报刊（杂志）都曾报道了他的事迹。

叶尔扎提为人谦和、工作严谨，为阿勒泰的滑雪运动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热爱自己的家乡，维护各民族兄弟之间的团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从来都是一个识大局、顾大体的人，无论是参加农村工作队，还是组织参加地区的各种训练比赛，都能严格要求、真抓实干、圆满完成。

他曾说，自己取得的所有成绩，与党的培养、与地区体委领导的关心、与各族教练员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与自己的家人和各族各界朋友的理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我永远感谢他们，我是阿勒泰的儿子，永远不会忘记这里的山水水。”

退休后，叶尔扎提在乌鲁木齐颐养天年，但他依然心系家乡的冰雪运动，时刻关

那个雪夜没有月亮，狂风在窗外嘶吼，卷着漫天风雪，肆意拍打着被塑料布糊着的木窗。我几回想出去上厕所，一推门，见风大雪急，就忍了又忍。晚饭时父亲才到家，顶着一身的雪，气呼呼地说：“这天要人命呢，真能冻死人！门口的鸡圈完了，让雪压塌了，估计鸡都冻死了！”一提到鸡，我和母亲偷偷相视一笑。还是母亲有远见，担心天冷鸡被冻死，前两天一口气都宰了，让我扔到屋顶冻着呢！

母亲见父亲回来，赶紧从厨房端出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红烧鲤鱼。父亲好吃鱼，也不挑，只要新鲜就行。看见饭桌上有鱼有肉，他的“酒虫子”就钻了出来。几杯下肚后，话匣子开了，那打鱼和伐木的故事随即开场。往往父亲讲到兴头时，母亲就泼上一盆冷水，好让父亲的话早点打住。那晚，母亲看父亲已经微醺兴奋了，就提醒说：“快过年了，花钱地方多，最近牛羊价格太低，现在卖了赔钱，得另想点办法啊！”父亲像是早有准备，爽快地回道：“早想好了，卖阵子煤，挣点零花钱。”母亲也同意，只是劝父亲，卖煤时带上孩子，“天冷路滑，万一遇上情况，还能搭把手。”父亲开始觉得我太小，最后，看我也想去，勉强同意。

次日，天微微亮时，我听见父亲起床的声音。冬天起床比较费劲，睡觉时还有炉火，醒来时只剩火星，屋里凉嗖嗖的！父亲几乎不睡懒觉，无论春夏秋冬，母亲分析过原因，有“烟虫子”到点叫他起床呢！我观察了，还真是这样，父亲醒来时总会干咳两声，虽然他压着声怕吵醒我们，但我，我睡觉轻还是会醒。他常常在昏暗中先坐一会儿，然后摸一摸衣兜里的烟在不在。只要确认烟在，起床就有劲头了。他穿好衣服，悄悄推开门，一股子寒气瞬间冲进屋，冷得我赶紧掖了掖被子，随后，我就听见父亲在屋外毫不遮掩的咳嗽声。

父亲过完烟瘾，也不回屋，那那天还没亮透，他怕打扰我们，先去厨房烧炭和开水，炭和开水是给车用的，这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发动机不加点温根本没动静。父亲把烧好的炭放在发动机下，再往水箱里倒满开水，大约半小时后，先试着摁电马达，如果启动不了，他就喊母亲帮忙。母亲曾说，他烦父亲喊自己帮这样的忙，总说“咋就跟不上趟”。父亲拿出摇把子，撸起袖子使劲摇，又指挥母亲摁电马达。一看还是启动不着，父亲气喘吁吁埋怨道：“这事儿得两个人配合起来，你看我摇得差不多了，就赶紧摁，不然，我的劲儿就白费了！”母亲本身也不太明白，被说的越来越紧张，绷着脸点头应着，一句也不反驳，照旧按自己的节奏操作。父亲受不了了，便大声喊我过去帮忙，当然，我更紧张得一塌糊涂。

煤场在加油站旁，离县城大路很近。煤场老板和父亲之前都在渔场打鱼，多少有些交情，所以给父亲的煤价相对便宜。到煤场时天刚微亮，父亲怕我冻着，不让我下车，于是，我蜷缩在车里望着父亲。父亲猫着腰爬上车斗先取铁锹，因为穿的皮袄厚，他往上爬时显得有点费劲。父亲的铁锹有点年头了，把儿是用白桦树枝做的，光溜溜的还有弹性，他中意这把铁锹，用了很多年都舍不得换。父亲不紧不慢一锹一锹往车上装煤，遇到大块时，他便弯腰抱到车上。不一会儿，来了几个小工，他们看父亲一个人装煤，便开口道：“自个儿装煤多累啊！让我们帮忙也花不了几个钱。”“这一车本身也挣不了多少，省下来的就是挣下来的。”父亲笑着回复。

太阳慢慢升起来了，煤场弥漫着浓浓的雾气。我感觉到过了很长时间，父亲才把一车煤装好，我从车后窗望出去，装得真满啊，像一座小山丘。装煤小工打趣说：“行了，够满了！”父亲依然笑着说：“和你们老板说好了，论车不论斤，整车随便装，一车一百五。”父亲装完煤后“白发苍苍”，因为眉毛、胡子都布满了霜。他蹲在地上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很明显，累了！他摘下棉手套，从上衣口袋掏出包，掏出一撮莫合烟，放在长条报纸上熟练地卷起来，一边抽一边打量着这一车煤，估计他在盘算卖给谁。

父亲抽完烟，上车问冷不冷，我咬咬牙摇摇头。“冷也得挺着，冬天卖煤不是好活儿，受委屈就知道好好学习了。”车窗外戈壁滩上白茫茫一片，仅有倔强的芨芨草没被雪覆盖住，从煤场通往牧业队的路不是正经路，牛马走得多了俨然一条小径，父亲沿着印迹小心地往前开，他也担心陷进雪窝子。有一回，父亲的车就陷进了积满雪的渠道，死活动弹不了，幸好遇见骑马的牧民，两人骑一匹马送父亲回了家，第二天他又请邻居去拖的车。

冬天的戈壁滩真冷，经常能看到冻死的野兔和呱呱鸡，也能冻死人，这让我想起班里的同学“一只耳”。有年冬天，他出门找牛，迷了方向，全身冻麻了，回到家迫不及待跑到火炉旁，轻轻搓了搓耳朵，不幸就此发生……大家都很有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用雪轻轻揉搓，让耳朵慢慢热起来，千万不能着急用火去烤。

我好奇地问父亲：“牧业队这么偏，煤能卖出去吗？”父亲很有信心地说：“都不愿意去，那儿才缺煤呢！”父亲对牧业队比较熟悉，秋天在那里卖过大白菜。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就进了牧业队。父亲不停地握车喇叭，那声音不好听，甚至有点刺耳，像是狗尾巴被门给挤了。当然，牧民们都知道，这是有人来卖东西了。父亲把车停到村中间小广场上，让我下车活动活动，不然脚会冻坏。其实，坐这一路，我的脚早已没了知觉，跳下车时都是麻麻的，像是有很多小针扎着一样。不一会儿，一群人围了过来。我突然发现车上的煤变少了，原来是颠了一路，把“小山丘”颠平了。

围观的越多，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有个人与众不同，个头很高，精瘦脸上长满了胡子，他用老鹰一样的眼睛盯着我，就像老鹰盯着小鸡，我很不自在，好像来了不该来的地方，“老鹰”用不太流利的汉语问父亲：“一麻袋多少钱？”“一麻袋的不卖，一车二百。”父亲这样回复。

“老鹰”听完，眯着眼望着天，掰着手指数算着，随后略显激动地和身边人讨论着。父亲和我都听不懂，但我发现他们聊完有几个



羊来了

◎苑金江

那个雪夜没有月亮，狂风在窗外嘶吼，卷着漫天风雪……父亲的牛就陷进了积满雪的渠道，死活动弹不了，幸好遇见骑马的牧民，两人骑一匹马送父亲回了家……“煤是便宜，可家里没钱，拿羊换行不行？”父亲果断地回了一句：“行！”快到春天时，家里竟然换了一小群羊，母亲千叮万嘱咐：“家里草不够了，你不用卖煤了，去卖羊吧！”

开始摇头了。“老鹰”走近车厢，拿起一块煤又问：“这个烧起来，烟大不大？”“烟小得很，比莫合烟大点！”父亲的幽默感没有逗笑“老鹰”，反而让他的脸色变难看了，继续厉声厉色道：“这车煤一吨不够，二百贵了！”父亲瞪了他一眼，“老鹰”见状，阴沉着脸走了。我觉得遇到麻烦了，小声问咋办，父亲则不紧不慢地卷起莫合烟，“这天能冻死人，烧柴扛不住，肯定有人买，你看看吧！”

这时，有个扎花头巾的中年妇女领着孩子走到父亲跟前，微笑着打招呼。那孩子的腿有点问题，走起来一瘸一瘸的。父亲起身向她介绍：“这是我儿子。”中年妇女懂普通话，睁大眼睛上下打量，说我和父亲长得像。“这家人不错，她男人很老实，好多年前帮家里找过牛，大半夜送来的，这些年一直有来往，我经常帮忙捎些萝卜、白菜。”父亲小声跟我念叨着。

看我还一脸茫然，父亲继续补充：“之前带你去过她们林场的家，她家有11个孩子。”说到这里，我一下想起来了。那个冬天，父亲装着一麻袋萝卜和大白菜，又让母亲收拾了一包衣服，带我去过一个毡房。印象深刻的是，毡房里上上下下铺满了花毡子，中间有个铁炉子，上面放着茶壶，铁炉旁还有两个装满雪的大水桶，剩下的就是一毡房大大小小的孩子——大点的坐在床上，小点的睡在摇篮里，他们身上的衣服我很熟悉，大部分是我们兄妹三人的。见我们来，男主人轰走了正在小木桌旁啃巴尔萨克的几个孩子，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孩子们看起来都很壮实健康，脸蛋红扑扑的。父亲好奇地问：“多少个孩子了？”男主人不好意思地说：“11个！”听到这个数字，我吓了一跳，就此记在了心上。

正当父亲和中年妇女寒暄时，“老鹰”拎着大杆秤和一个麻袋又回来了。中年妇女低声对父亲说：“他冬天也卖煤呢！”父亲一下明白了，“怪不得，遇见同行！”“老鹰”此时表情凝重，眼睛瞪得圆圆的，透着几分不友好，他把秤和麻袋扔到父亲脚下，面朝围观者大声说：“骗人吧，这车不够一吨，你敢上秤吗？真够的话，我二百买。”听“老鹰”这么一说，有人开始起哄，中年妇女神色紧张地看着父亲。

面对“老鹰”的质疑，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父亲也不吱声，狠狠地抽了两口烟。“老鹰”始终不依不饶，“敢不敢称？”沉默的父亲终于爆发了，扔掉烟头，一脸怒气地说：“称就称，不够一吨，你拿走，不要钱！”

父亲进了驾驶室，摁下倒车马达，哗啦啦一车煤全落在了雪地上。“老鹰”望着那堆煤愣了一会儿，估计，他没想到卸下来会有这么多。中年妇女热心地帮着麻袋装车，父亲负责装煤，装满一袋称一袋，我在一旁计数。直到500公斤时，我就放心了，因为目测剩下的足够500公斤，我故意大声报了几个数，“老鹰”的眼神开始慌了。称到800公斤时，“老鹰”看了看剩下的，对父亲说：“够了够了，我看够了。”

中年妇女高兴地用我听不懂的话向身边人说着什么。不用解释，她的意思肯定是煤超过了一吨。“老鹰”看情况不对，连忙开口：“车斗子深，没看清楚，这些煤我二百买了。”父亲不接话，也不看他。这时大伙儿都明白了咋回事，纷纷表示要买煤。父亲擦了擦脸上的汗，拍打着手套上的煤灰，转身问中年妇女：“要的话，叫你男人来，你们自己装，一百八卖给你。”“老鹰”一脸吃惊，中年妇女有些意外，不好意思地说：“煤是便宜，可家里没钱，拿羊换行不行？”父亲果断地回了一句：“行！”

回家路上，我问父亲，这车煤到底有多重。父亲自豪地说：“有多重？一吨半，比松的！我要是心里没数，敢让他称吗？”自从卖完那车煤后，牧民争相订购，他隔三岔五就去送煤。不过，母亲慢慢有意见了，一见羊来就摇头，“光见羊不见钱”。母亲的埋怨是有道理的，不见钱是一方面，换来的羊还得继续养，这活儿是母亲的。父亲只好做思想工作：“换羊总比白条子实惠，再说换的羊都是好羊，肯定能卖好价。”快到春天时，家里竟然换了一小群羊，母亲千叮万嘱咐：“家里草不够了，你不用卖煤了，去卖羊吧！”